

富阳“90后”小说家万顺章长篇犯罪悬疑小说
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出版

此前另一部作品荣登微信读书新书榜第一、精品小说榜第三,并入选2024年度图书榜Top50

记者 许媛娇

“一个失明的六岁女孩和一个失意的大提琴家,两个残缺的人,一场罪与爱的博弈。”近日,富阳“90后”小说家万顺章的长篇犯罪悬疑小说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出版,给读者带来“一曲泣血带泪的命运协奏”。

万顺章,原名章毛杰,老家在常绿镇,早在2014年就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《寻鳞》,时隔十年,出版新作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,该书目前已售出电影改编版权,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个故事。新作出版前,万顺章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我的硬茬母亲》“抢先一步”由“微信读书”以电子书的形式面世,该作品一上线,就荣登微信读书新书榜第一、精品小说榜第三,并入选2024年度图书榜Top50,引发读者广泛热议。



万顺章



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封面

【作者谈创作】在困境中写出自己当下最好的小说

万顺章说,他是个野生写作者,非文青,更像一个浪子,自小对艺术感兴趣,家里没钱让他学,于是他拿起笔在练习册上写故事,毕竟写字是最“廉价”的艺术。十六七岁,他开始有意识地写小说,故事越写越长,人开始变得孤独敏感,投过很多稿,大多数以失败告终,连封退稿信都没有。

他说,那时写作的心态并不纯粹。2014年,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《寻鳞》,当时自信满满,认为自己能端起这碗饭。结果碗翻了,书销量一般,无法养活自己,这让他认清自己并无过人之处,苏醒的同时,意味着一场“春秋大梦”结束了。

之后他陆陆续续写了一阵子,停笔五年,决心好好工作,脚踏实地,不再让自己“野蛮生长”。如今回想起来,也许是自己刻意逃避,恐惧看见自己的平庸,索性就离开这场游戏。几乎五年没有动笔,但2020年,他的生活发生变故,人变得消沉,于是开始思考人生。

某个秋日的午后,下着雨,他打开电脑,敲下了一行字:“李然决定去参加女儿莫妮卡的葬礼,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。”这是他新小说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的第一句,自此,灵感开始源源不断涌现,他在困境中写出自己当下最好的小说。

原来生活从未让他停止思考,过去的种种经历,都转变成支撑写作的财富。他重新燃起表达的欲望,用一砖一瓦去搭建一座心里的宫殿。之后,这部作品的电影版权被江苏电影集团购买,新书的出版也提上了日程。

这是一部浪漫的、暴力的,又极具现实主义的犯罪题材小说,这也是一部讲述命运的小说。万顺章发现自己喜欢描述不可名状的命运,他说,在命运

中,我们不仅是当事人,也是旁观者。在时代的浪潮下,往往会涌现诸多风云人物,但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人物同样值得书写,他们总是被一种爱而不得、欲反抗命运而无力的宿命所裹挟,在这种宿命里连滚带爬地追寻自我价值,这就是他写作的母题。

在这本小说的叙事中,他融入了大提琴的意象。大提琴往往被用于演奏悲怆的交响曲,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就像琴身上的四根弦,在命运的琴弓下,他们的音符相互交织,合成一场盛大的协奏曲。

大提琴家李然准备在旅途中结束自己的生命,濒死之际,他得知自己的女儿死于一场“意外”。

远在他乡的一间出租房里,先天失明的六岁女孩经历了她一生中最恐惧的事,她的哥哥“害死”了一个邻居女孩。

李然回到那个让他支离破碎的城市,阴差阳错地成了失明女孩的大提琴老师,他一边调查女儿死亡的真相,一边用琴弓小心翼翼地演奏复仇的乐章……

直到真相曝光,这足以翻转所有人的命运。

【小说简介】
演奏一曲复仇的乐章

大提琴家李然准备在旅途中结束自己的生命,濒死之际,他得知自己的女儿死于一场“意外”。

远在他乡的一间出租房里,先天失明的六岁女孩经历了她一生中最恐惧的事,她的哥哥“害死”了一个邻居女孩。

李然回到那个让他支离破碎的城市,阴差阳错地成了失明女孩的大提琴老师,他一边调查女儿死亡的真相,一边用琴弓小心翼翼地演奏复仇的乐章……

直到真相曝光,这足以翻转所有人的命运。

【答记者问】“文字是我最好的表达方式”

记者:时隔十年,写出了你认为当下自己最好的小说,这十年,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一定是漫长的一段岁月,你是如何在这段时间里突破自我、重整旗鼓再出发的?

万顺章:其实这十年,我一直在逃避文学,怕失败受挫。只有我的老师——区作协主席方格子如一根细线牵引着我。她不断发表作品、突破自己的写作类型,感染了我。我从她的非虚构文学中感受到身为一个作家的爱与慈悲。另一方面,我感觉生活在推动我写作,我认为我是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大人,经历诸多挫折与历练后,文字成了我最好的表达方式,所以我对作品尽量保持真诚。

记者:小说中有常绿镇,主角李然的家乡就在常绿镇,你还花了大量笔墨写常绿镇,常绿镇也是你自己的家乡,是否有特别的用意?

万顺章: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决定他写什么样的小说。作品的主人公是我精神世界的投射。我离开富阳很长时间了,其实在外一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,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如此。故乡,我想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的襁褓,主人公回到故乡、沉浸在故乡的文化氛

围中,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孩子,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仇恨与暴力。所以,故乡是一个人永远无法割舍的存在。

记者:这本小说是有原型故事的,是真实的新闻事件让你有了写作的灵感吗?希望通过这样一部小说,传递什么?

万顺章:我的小说是真诚的,里面的人物、事件,均来源于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的观察。这本小说的原型取材于2019年北方一个案件,当时这则新闻轰动全国,我对其中一些细节产生了疑问,也在思考暴力的背后会蕴藏着什么样的故事。我的作品想探究的,不是如何审判罪犯,而是犯罪的动机,因为在我看来,犯罪动机往往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某种病灶。人世间是摇摇晃晃的,可能走歪一步路,人就跌倒了。

记者:前不久,你的长篇小说《我的硬茬母亲》电子书上线,收获不少好评,紧接着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正式出版,两部小说风格不同,这两部小说是同时写的吗?两者有联系吗?

万顺章:《我的硬茬母亲》原名叫《史诗女士》,这是一个关于“不会做

妈妈的人”如何成为“世界上最伟大妈妈”的故事。这部小说是在筹备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出版的过程中写的,目前这部作品在微信读书收获了90分的高分评价,是一部纯粹以富阳为背景的小说,不仅反映一个女儿与母亲的关系,也在表达我们个体与时代的关系。两部小说虽然主题不同,但同样是浪漫批判现实主义小说。我想塑造一个平凡但极具英雄主义特色的女性,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,她将自己的浪漫主义冲破一切阻挠,完成一场小人物在大时代中证明自我存在的革命。

记者:作为青年小说家,如何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?

万顺章:文学不是我生活的全部,它只是我生命的某个部分,所以我对文学的态度是有转变的,我们不需要去真正控制它,我们只需要去感受它、与它融为一体。人生除了追求卓越,还应该去看太阳如何升起、花儿如何开放、恋人如何相爱。于是,我的写作思维开始转变。人活于世,本就是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情,不可理解、一无所知,处处忍受才是生活的常态。无论是缩在房间里彻夜写作的小说家,还

是医院门口起早贪黑的摊贩、办公大楼进进出出的白领、足浴店里双手长满茧的洗脚师傅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崇高性和局限性,人人生而平等,谁也没有资格去做盛气凌人的审判者。无论陷入何种境地,我开始坚信,人必须在每一个堕落的念头涌现时,用足够的决心战胜它,人永远有面向未来而超越当下的可能性。

记者:作为富阳青年作家,一直在外发展,但与富阳文化圈一直保持联系,今年你成为区作协“签约作家”,如何看待此事?对于未来,是怎么打算的?

万顺章:说实话,现在的富阳与我童年时期看到的富阳相比,变化很大,大街小巷的人群好像也变了。好在,富阳的山与水一直在这,我认为自然环境可以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富阳是一个非常尊重艺术创作者的城市,区文联、区作协一直在鼓励年轻人创作。早在15年前,我还未成年,方格子老师就帮助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,带领我走上文学之路。能成为方格子的学生,以及成为富阳首批签约作家之一,是家乡对我创作成绩的肯定,也是我永恒的荣耀。

【相关新闻】

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
新书分享会本周六举行

11月9日14时,万顺章将带着《我心遗忘的旋律》走进区图书馆,与牧神文化传媒创始人王晨曦、牧神文化策划编辑李晴,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陈羽茜、孙婕妤,富阳区作家协会会员陈雨田,一同探讨这段关于人性、爱与救赎的故事。

分享会诚邀富阳文艺爱好者们一同探讨新时代的写作方向与生活。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,分享会后将进行新书签售,参与现场互动,有机会获得作者亲笔本。



扫一扫报名

富阳日报公益广告

让阅读成为习惯
让思考伴随人生